

■对 话

## 第九届鲁迅文学奖获奖作家专访：

# 储福金：小说的独特境界，是说不清、道不明

□本报记者 刘鹏波

### “知”与“不知”是一体两面

记 者：储老师好，感谢您接受采访。您深耕围棋文学创作多年，从长篇《黑白》到短篇《不知》，始终以棋喻人、以棋观世。相较于过往聚焦棋手生活的作品，《不知》更侧重于书写人生状态，这种创作转向的背景和契机是什么？

储福金：小说里写到一个围棋术语“靠”。白棋靠在黑棋旁边，一靠就开始缠斗搏杀。但小说中的主人公反而是“不靠”，什么事情都想躲开，不想缠到事情中去，不管是社会世事还是男女情感，他好像都是“不靠”的。但他最后找的妻子比较独立，他反而“靠”上去了。“靠”和“不靠”形成对照，好像是“靠”，又好像是“不靠”，藏着人生的深层意味，小说的味道就有了。

这次写《不知》的具体契机，其实是阿尔法狗（AlphaGo）。阿尔法狗的出现，让围棋一下子变了。阿尔法狗学习的是人类最好的棋谱，把世界冠军都打败了。后来的阿尔法元（AlphaGo Zero），完全剔除人类所有的围棋经验，只靠自我对弈训练。最后阿尔法元打败了所有版本的阿尔法狗。这说明了什么？人类的所有经验对于它来说都有缺陷，它完全跳跃出去了，反而更胜一筹。等于人类所有的“知”，对它都没有意义。《不知》的创作契机就是阿尔法狗带来的这个“不知”。

记 者：读完整篇小说，“不知”既是人物的口头感慨，也是贯穿全文的中心意象。这个标题是在动笔之前就想好的，还是在写作过程中自然冒出来的？

储福金：我小说的标题有时候想好了，有时候没想，但动笔之前一般会想好。《不知》就是动笔之前就想好的。还有《黑白》这个长篇，在写作成熟之前十多年就开始构思，十多年前就想好了。当时在电脑上打了“黑白”两个字，想写一部围棋文化的长篇，之前没人写过这种长篇。十多年来，我在文档里持续记录下自己的想法，想到一点就放上去。有的想法后来写《黑白》时用到了。材料我搜集了很多，还采访了很多。比如采访江苏省围棋九段邵震中时，他带我去见他90多岁的老师。我还跟老先生下了一盘棋，搜集了一些时代背景的资料。

写作《不知》这部作品时，我尽量排除直线式构思，做到反复回旋，通过几十年社会的变化、人物的变化、生活的变化，在“知”与“不知”之间来回切换。有时候构思卡壳，写不下去。翻一下电脑，会发现好多篇章只有题目，没有展开。不过定下“不知”这个题目以后，我一直写下去，最后终于完成了。

记 者：小说写了两位棋友跨越40年的友谊，承载容量很大，为什么没有写成长篇，而是写成短篇？两个人物有生活原型吗？

储福金：我前面写完两部长篇，一部叫《念头》，一部是《直溪》，四年前发表在《钟山》上。刚写完长篇有点累，想写短篇过渡一下。我一般写完一部长篇，会隔段时间再写下一部，中间用短篇调剂一下。所以《不知》最终写成了短篇。

我写与围棋相关的短篇小说已经熟门熟路，写了20多年。但长篇创作我想求变，不想再单纯写下棋的故事。我的长篇作品《念头》和《直溪》，主人公也会下棋，算是我的创作底色，随手写来就有味道，但核心的生活、故事、情节都和棋没有关系。我不想重复自己，想做出新的变化。

两位棋友的故事，是我这几年集中构思的内容。这次申报鲁奖的两篇短篇、一篇中篇，写的都是两位棋友的故事。未来也有可能把这些同主题的中短篇整合起来，扩写成长篇。

我有关系很好的棋友，但《不知》的情节是我想象出来的。两个人性格相投，命运却完全不同，是正反对照的关系。两个名字也有讲究，方源、袁方，方圆、圆方，棋盘是方的，棋子是圆的，暗藏这份寓意。两人本质是一体两面，像镜像一样。方源是我，袁方也是我，是我内心两个矛盾的自我。我想通过这两个人物，表达自己对生活、对哲学、对



储福金

情感的理解。两个人的对话，也能直观展现我内心的想法。

记 者：您设计他们走向不同命运，有何用意？您曾提到“人生多数自认为的‘知’，本质都是‘不知’”，这种“不知”是一种迷茫的状态，还是看透之后的通透？

储福金：从艺术表达来说，单一视角容易单调，设置两个人物就能互相启发，让小说的表达更丰富。其实命运本来就是未知的，人想好的一切随时都会改变。世界一直处在变化之中。

知与不知本身就是一体两面。正因为有未知，不清楚结果和现状，才会主动去求知。而人们自以为的知晓，深究下来或许还是未知。从知到不知，再到新知，是一个循环的过程，人的一生就是在这个过程中不断螺旋上升。这就是我们说的辩证法，也就是黑格尔哲学里的正题、反题、合题。中国禅宗也有类似说法：初见山水，山是山、水是水；悟道之时，山不是山、水不是水；彻底悟透之后，山依然是山、水依然是水。这刚好对应了知与不知，最终达成认知合一的境界。

### 有固定模式的东西，终究会被超越

记 者：小说节奏沉静舒缓，没有激烈的戏剧冲突，您选择这种方式是基于什么样的文学观？

储福金：我早年写小说也讲故事完整，刻意设计戏剧冲突。比如我早期有影响力的中篇小说《石门二柳》，1982年发表在《钟山》上，当时被《小说月报》《中篇小说选刊》转载，后来还被改编成两集电视剧在央视播出。

经历影视改编之后，我的创作尽量摒弃强烈的戏剧冲突。很多优秀作家说过，丰富曲折的故事，三流作家也能写好；但没有强情节，归于平淡的故事，只有一流作家才能写好。戏剧冲突太强烈，反而显得虚假，平淡的文字里才能品出真滋味，才能写出灵魂的重量。影视剧的改编传播度很高，但从纯文学角度看，刻意的戏剧冲突总归有些失真。很多人写平淡生活，能跳出套路，摆脱模式化的创作，更贴合文学本质。真正好的小说，一定是跳出固有模式、不被框架束缚的。

记 者：棋道讲究“落子有章、步步有据”，但《不知》写出了人生无常、世事无绝对的特质。您认为棋理的“有知”与人生的“不知”，有怎样的矛盾与共鸣？

储福金：小说想要有深度，就要写出人生无常的质感。但小说独特的境界，是说不清、道不明。如果一篇小说能用一两句话、几个哲理就概括，那这篇小说的深度是不够的。一旦道理讲得

太直白，就会变成固定模式，限制读者的感悟。

为什么这么说？因为模式化、套路化的内容，AI很快就能复刻。只有那些说不清道不明的、属于个人独有的感受、经验和理解，是AI无法抹平、无法替代的。围棋变化极多，但有规律可循，最终还是被算力强大的人工智能攻克了。但凡有固定模式的东西，终究会被超越。小说里那些含蓄、留白的意蕴，才是真正的文学深度。

我早在人工智能兴起之前就有这个观点：好小说的韵味一定是多元朦胧的，讲得太透彻，反而失去深度，也容易被AI替代。真正的艺术至高境界，从来不是可以被简单框定的。好的小说，能让不同层次的读者读出不同的感受、不同的意味。不同读者能捕捉到不一样的内涵，甚至能读出我创作时都没有意识到的意蕴，这是最好的效



储福金部分作品

果。有时候一些高学历、高认知的读者，能解读出我小说里隐藏的深意，有些是我隐约想到的，有些则是我自己都没悟透的。读者能读出新意，是我最开心的事，也说明小说有多重解读的空间。

记 者：小说结局没有圆满和解，而是保留了开放式结尾。这种留白是否也是对“不知”主题的诠释？

储福金：对的。小说结尾的袁方，以前总把“不知”挂在嘴边，最后却说“知道啊知道”，但读者细细品味就会发现，他的人生命运依旧是未知的。大家可以简单想象，老夫少妻的组合，未来会是什么结局？他历经几十年人生，积累了不少阅历与认知，看似通透。他这样选择，或许是他根本不去探究得失对错，全身心沉浸在情感与生活里，顺着自己的人生轨迹螺旋式前行，不再纠结“知”与“不知”，安然享受晚年生活。他嘴上说知晓，本质或许仍是不知。这就是我留给读者的留白与意蕴。我不把结局和道理说透，留给读者自己去感悟、去体会。

记 者：小说中有很多围棋术语，如何平衡专业性和通俗性？会不会把心阅读障碍？

储福金：这确实是创作的难点。我当年写《黑白》的时候就反复考量，斟酌了十多年才动笔。评论家李洁非也曾说过，围棋题材的小说很难写，所以一直没有成熟的围棋长篇小说。他也一直期待我能完成。围棋和象棋不同，象棋有明确的棋子标识，读者一目了然；围棋只有黑白二子，写不好就会过于小众，给读者造成阅读障碍。

《黑白》出版后再版了两次，很多不下围棋的读者也很喜欢。我在书中融入很多真实故事，比如段祺瑞的过往，吴清源年少时在段祺瑞府上当棋客的经历，还有他远赴日本之前的种种往事。我一直在平衡尺度，既要写出围棋的内核与妙处，体现专业度，又不能堆砌太多专业内容，让普通读者产生疏离感。毕竟读者读小说，更多是品读人生、感悟哲理。《黑白》第一部用传统手法创作，第二部采用现代手法，设置了5位主人公，除了第一部的主人公，还写了徒弟、徒孙、重孙四代棋手。每个人物的感知维度都不同，有的侧重味觉感知，有的侧重视觉感受，有的触觉感知敏锐。我用多样的描写手法丰富文本，跳出单纯写

棋的局限，让作品更丰满。

记 者：您作为作家中的围棋高手，有没有跟其他作家交流下棋的故事？

储福金：有一次开作家代表大会，大家都说贵州省作协主席欧阳黔森的棋艺很好。当时王干、蒋巍、赵本夫他们都在，拉着我和他对弈。我年纪大了，有干眼症，对着电脑超过一刻钟就会头晕。下棋极其耗费脑力，所以我现在很少下棋，想把最好的状态留给创作。那次推脱不过下了一盘。欧阳黔森的棋艺确实不错。

后来《中国作家》杂志原主编程绍武等，筹办了两届中国作家围棋赛，每次都邀请我。我快70岁了，比赛一天要下四五盘，每盘一两个小时，脑力根本扛不住。我拒绝了。第二届比赛只让我到场交流、做指导，算是棋界前辈助阵。后来我就去

我在《雨花》等杂志发表4篇短篇后，正式从金坛借调到南京《雨花》杂志社工作。后来考入鲁迅文学院，也就是当年的文学讲习所，1984年入学。那一届的同学都很优秀，大家互相交流、彼此激励，我的文学眼界提升很快。当时王蒙、丁玲、刘再复、姚雪垠、李国文等名家都来授课，学员们收获很大。但我帮助最大的，还是同学之间的互相影响。从鲁院回来后，我的创作水平大幅提升，写出来的稿件基本都能发表，作品影响力也慢慢积累起来，多次被转载。

记 者：毕飞宇说您身上住着温和雅容的小说家和搏杀坚决的围棋高手。在创作中，这两种气质如何交融？

储福金：还是我之前说的一体两面。方源是我，袁方也是我；温和雅容是我，果断搏杀也是我。我下棋有句口头禅“有的吃就吃”，棋盘上讲究搏杀，敢争胜负，一心想赢。但写小说不一样，文学表达要优雅从容、温润有度。

王安石有句诗：“战罢两奁分白黑，一枰何处有亏成。”棋局结束，棋子收好，输赢得失皆成空，没必要执念。但下棋本身就是争胜负的消遣，没有胜负心，下棋就失去了乐趣。和棋力相当、获胜欲强的人对弈，才有味道。人生处世不必斤斤计较，但对弈、博弈之事，就要全力以赴、力争获胜。

优雅和果敢都是外在表象，我的底色是认真。不管是写小说、下围棋，还是读书处世、与人交往，我都秉持认真的态度。外表随和淡然，内心极度较真。我早年在农村插队，反复研读《反杜林论》《哲学笔记》，认真揣摩每一个观点、每一处逻辑，深究列宁的观点、黑格尔的思想。这份认真，也让我文字功底扎实、语言考究。

我年轻的时候还偏爱旧体诗词，写了好几本诗集，取名《恒煜集》，当时心气很高。后来旧体诗词发表渠道少，我便转向小说创作，但一直偏爱诗，也发表过十几首诗。

记 者：古典诗词对您的小说创作影响很大吧？

储福金：影响非常大。旧体诗词讲究平仄韵律，字字考究，慎用重字，对仗、韵脚都有章法。长期的诗词训练，让我写小说格外注重语句节奏、文字韵味，写完都会反复诵读，保证语句通顺流畅，没有疙瘩。我的文字看似质朴纯净、行云流水，其实都是反复打磨、认真考究的结果。很多读者和评论家都说我的小说语言自带诗性韵味，这都是常年读诗词、写诗词积累的功底。

记 者：创作《不知》一共花了多长时间？

储福金：构思周期特别长。2024年我就写了这一篇短篇，大概一万字。修改的时间是初稿写作时间的五六倍甚至更多。

我有干眼症，用眼久了就难受，现在有时会用语音输入写初稿，初稿内容杂乱，需要反复修改打磨。我从1990年就开始用电脑写作，学的是五笔输入法，至今30多年，打字速度快，还能盲打。我和叶兆言、周海森是较早一批用电脑写作的作家。当年还用大软盘驱动电脑。现在手写费眼、打字费眼，只能慢慢改、反复磨。

记 者：未来您是否会继续深耕围棋题材？会有哪些新的创作探索？

储福金：我一直坚持独特性。一个没有独特艺术表现的作家，不是真正的作家，因为他不停地在模仿别人、重复别人，很快就会被AI替代。但独特也是可以拓宽的，特别是在题材方面。

我目前在构思一篇新作，名叫《千面镜》。无数面镜子从不同角度映照，呈现出截然不同的模样。我现在还没确定写成长篇还是中短篇，就像当年构思《黑白》一样，初期没有完整框架。《千面镜》的意象灵动多变、没有定式，但落笔又要写实真切，写得太实，会丢掉千面镜的灵动；写得太虚，又会空洞无物。正因为这种说不清、道不明，才激发我产生持续创作的兴趣。

记 者：非常期待您的新作。

储福金：这篇作品难度很大，或许要花十年打磨。我晚年有没有足够的精力完成，我自己也“不知”。最后这两个字，刚好又回到《不知》的创作初衷。

## 《大田歌谣》展现文艺赋能乡村振兴图景

本报讯 8月3日，由中国报告文学学会、浙江省作协指导，浙江文学馆、重庆出版社主办的《大田歌谣》新书发布暨研讨会在京举行。中国作协党组成员、副主席吴义勤，中国图书评论学会会长郭义强，中国报告文学学会会长徐剑，中国编辑学会会长郝振省，浙江文学院（浙江文学馆）院（馆）长程士庆，重庆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党委委员、副总编辑徐宪江，以及10余位专家学者和该书作者徐静与会研讨。研讨会由中国报告文学学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梁鸿鹰主持。

吴义勤表示，《大田歌谣》是一部有温度、有根脉、有力量的作品，兼具诗意与思辨性。作者结合自己的驻村经历，将笔触深入到村庄治理的毛细血管，真实记录了浙江临海大田刘村的非遗活化实践，生动刻画了多位乡村基层建设者与非遗传承人的鲜活形象，蕴含了诸多有关乡村振兴、文艺赋能乡村的深刻思考。

《大田歌谣》由重庆出版社和浙江人民出版社联合出版。与会专家认为，作品以“小村庄”承载“大时代”，将乡村振兴与文化赋能的宏大命题转化为可感可知的生活图景，以微观叙事诠释“千万工程”的时代意义，为新时代乡村题材创作如何贴近大地、抵达人心提供了有益探索。全书以节气为经、人物为纬，以女性视角将家族记忆与村庄变迁编织成动人的乡土心灵史，展现了真实人性的复杂与温度。作者两年驻村的坚守，赋予作品可信可敬的珍贵品质。徐静表示，《大田歌谣》是自己扎根乡土、写诗多年后跨界探索报告文学的起点，未来将持续深耕乡土题材，用心记录乡村文化振兴的动人回响。（王泓桦）

## 八方文讯

### 第十届“为你诵读”杯全民诵读大会举行

8月5日，由中国作协全民阅读推广办公室指导、监证的第十届“为你诵读”杯全民诵读大会青少年有声语言艺术全国总展演颁奖典礼在京举行。中国作协副主席白庚胜及项建新、向阳等主办方代表出席活动。

此次活动旨在更好地引领现代诵读艺术的发展方向，对少年范读导师进行选拔及资格认定。评委们从文本理解、诵读技巧等方面对选手的展演进行了严格评判，对各等级少年范读导师进行了资格认定。活动期间还举行了第十届中国诵读艺术家颁奖典礼和名家诵读会，第十一届“为你诵读”杯中国文艺家全民诵读大会精英赛启动仪式同期举行。主办方表示，希望通过活动的持续开展，不断提升孩子们的有声语言艺术表达能力，推动全民诵读，助力全民阅读。

### 专家为《竹溪人家》“把脉”

由作家出版社主办的新时代山乡巨变创作计划重点推进作品《竹溪人家》改稿会日前在京举行。胡平、张志强、

李蔚超等专家学者和该书作者李焕文等参会。改稿会由作家出版社副总编辑徐时主持。

《竹溪人家》以山东泰安徂徕山下的羊栏村为背景，书写其自1970年至2015年近半个世纪的发展，描绘了村庄从贫困走向小康、从封闭走向开放的历史性变迁。与会者表示，这部作品的“根”在于乡村生活厚度，作品的“魂”在于红色文化与理想主义追求。建议作者调整全书情节篇幅比例，将重要故事情节深入展开，让人物形象更加立体丰满；增强叙事现场感，多用具体场景、情节和对话呈现人物性格特征；将地域特色、文化意象和人物命运、情节发展进行有机融合。李焕文表示，后续修改将重新整合创作思路，塑造立得住的人物形象，围绕故事主线强化戏剧冲突，精心打磨出更优秀的作品奉献给时代。

### 书写从烟火中走来的劳动者

近年来，从车间、工地、田间到灶台，涌现出越来越多的“劳动者写作者”。他们以亲历者的视角，用沾着泥土、带着汗水的文字讲述中国故事。在河南籍作家赵文辉笔下，饭店大堂经理、厨师、配菜员、面点师、拉泔水的师傅等餐饮业劳动者从烟火中走来，汇成文学厚重的底色，也成为新大众文艺舞台上朴实而耀眼的主角。

日前，由河南省作协、河南文艺出版社、新乡市新华书

店主办的赵文辉中短篇小说集《凉菜上齐后我们在等待什么》新书发布会在河南辉县举行。作品取材于作者近20年来深耕餐饮业一线的经历，聚焦劳动者的生活与命运，展现了普通人的辛酸与快慰、梦想与尊严。与会专家认为，小说集如同“一道精心烹制的豫北凉菜”，令人“每一口都能尝出生活本味”，体现了作者扎根中原土壤、观照当代民生的现实情怀。（教鹤然）

### 为中医药文化提供鲜活文学表达范式

由江西工人报社、南昌市文联、百花洲文艺出版社、江西省社会科学院文学与文化研究所主办的杨建葆长篇小说《犀蚩——喻嘉言归真记》研讨会日前在江西南昌举行。来自文学、出版与医学界的30余位专家学者与会研讨。

与会者认为，该小说以个人命运与时代洪流交织的叙事方式，系统呈现了明末清初江西籍名医喻嘉言的传奇人生，为中医药文化提供了一种鲜活的文学表达范式，既是文学叙事与中医药文化深度融合的创新成果，也是地方出版服务区域文化标识建设的生动实践，对挖掘江西本土历史文化资源、推动新时代文学创作繁荣发展具有积极意义。期待多方合力构建“创作—出版—传播—衍生”的全链条支持体系，打造更多具有辨识度和影响力的文化IP。